

我不会开车,对学车也没啥兴趣,可大家都说“现在还有谁不会开车啊?不会开车以后到哪儿都寸步难行”。感谢互联网时代,让各种网约车及时出现,拯救了一大批像我这样的人——而且,还意外附赠了许多有趣的人生经历。

第一次下单,就来了辆超级豪华加长版的劳斯莱斯,当时把我惊呆了。上车后,还喜不自禁连连感叹:“为神马!为神马会这么好运啊!”车主平静地回答:“因为您选了最贵的‘豪华车’那一档。”

定睛一看,真的!悔得我呀……

一路聊天才知道,这车其实是他的导师加老

板、著名经济学家的(名字说出来大家应该都知道)。老板正在为一个即将举行的共享经济论坛准备发言稿,于是派他和其他人出来边实际体验,边收集案例和数据。而我正是他网

陌路相逢的人生传奇

曲玉萍

约车生涯的第三单,作为被试小白鼠回答了许多问题;同时,我也顺便八卦了一下他有名的老板,发现成功人士都有成功的道理:这个经济学家一向刻苦,也很重义气,还非常孝顺母亲。结账时车费不菲,好在得到了一本未曾谋面的经济学家的亲笔签名书。

“1973年,围棋集训队全国巡回表演,每到一个地方都做大盘讲解,吸引到很多观众。讲棋主要由曹志林担任。小曹只要一开棋……不要说棋迷们听了为之倾倒,就是几乎不懂棋的听了也会笑口常开。一路博得喝彩。等到了终点站上海却遇到了麻烦,上海的围棋基础好,有了一定棋艺水平的爱好者,看到围棋表演还有人讲解不以为然,认为小瞧了他们的水平,干扰了他们的思路。曹志林上台没讲上几分钟,下面就递上纸条:让他别讲。”(摘自陈祖德老师自传体报告文学:《超越自我》)

围棋直播之前世今生

天元宝室

现场讲解是围棋直播的前身,这条路刚开始就磕磕绊绊的,好在曹老师坚持了下来。直至今日,有人提起那个表情丰富、语言到位的一代名嘴,还会面露笑容。

1984年5月,NEC电器公司总裁关本忠弘先生来到北京考察王府井百货大楼。当走到三楼电视机展台,十几台电视机整齐划一地播放着围棋比赛的场面,不少人驻足观看。关本萌生了一个在中国举办以NEC命名的围棋比赛的创意。这才有了后来耳熟能详的中日围棋擂台赛。

电视作为围棋直播最早的版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用录像带发售的形式做了延伸。华以刚、徐莹的名局精解和聂卫平的人生九局,填补了围棋爱好者的精神文明需求。录像带一遍一遍翻看,直到屏幕上雪花翻飞,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居家文化生活。

CCTV5《纹枰论道》的开播,诞生了一代优秀围棋主播,那时候还叫围棋节目主持人。其中有我们熟悉的程晓流老师和王元老师。

随着现代围棋对弈日趋激烈,老棋手们在短兵相接中算路渐渐跟不上,时不时酿出些直播事故。碰到算不清的地方,要么笑眯眯地问搭档:这里弃了如何?要么干脆选择脱先,走全世界最大的地方;也有个别耿直的,比如那个著名的讲棋桥段:

“这块棋死了吗?”
“我看不死。”
拆变化,被吃光。
“嗯,死了。”
“死了也不亏。”



2013年,围棋TV的创立,使围棋直播进入网络推广的2.0版本。孟泰龄、贾罡璐、赵兴华、丁烈等新一代主播陆续登场。刚刚坐在镜头前也许会有些稚嫩,有些羞涩,一摸到棋子,浑身自如起来。泰哥自战解说,萌汉子闯江湖,超好用布局,猫哥讲定式,很多棋迷听着这些系列入眠:默默相爱,寂静欢喜。

近年来的网络直播平台的火爆,让我们期待全民围棋直播的3.0版本的到来。现实却是,各大直播平台,鲜有围棋主播。一方面网络直播要靠人气增收,围棋过于小众。坚持做围棋直播的大都是兴趣使然。另一方面受众水平参差不齐,对主播要求各不相同:有的喜欢埋头摆变化,满满堆干货;有的喜欢聊围棋文化和盘外花边。

2020年之初,世界踩了一个急刹车,客观上推动了全民围棋直播,斗鱼、虎牙开始入驻围棋主播。真正让围棋直播遍地开花的是线下培训的停摆。围棋老师一觉醒来,接到通知:现在,立刻,马上去和网络教学平台接轨。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向着他们打开,仓促间他们学会了设备使用、美拍变声,捎带还学习了手语。当他们准时准点出现在直播间,出现在镜头前时,露出了谜一般的微笑。伟人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那次之后,我再也没约到过豪华车。对,不是运气不够,是再也不敢手滑了。但每次偶遇的司机,听到的故事,同样精彩。

有一回车门一开,车主是个80后河南小伙子,刚替老板巡查完附近的几个工地。他的老板其实就是他的姐夫,身无分文从贫困的豫南到上海当农民工,当时工地上有很多破铁窗、老地砖、旧木头,只要有人肯负责拆除干净,就可以免费拿走。姐夫便辞去泥瓦小工,做起了人人嫌弃的“收废品的”,并因此得到了第一桶金。

那几年正赶上上海经济高速发展,到处都在造楼、买房,到处都需要人手,姐夫商业嗅觉灵敏,回老家组织了建筑队和装潢队,由于勤俭认真、人缘好,还特别善于学习,经验越积越多,生意越做越大。姐夫对自己人特别严厉,批评起小舅子来更是不留情面,他年轻气盛也曾一气之下不干了,但在社会上栽了大跟头后才省悟到姐夫的过人之处。

还有一回车门一开,车主是个一嘴本地口音的老爷叔,家在新泾那边,拆迁分了三套房,一套自住两套出租,还有退休金。但他生性好动,不喜欢整天呆在小区里搓麻将,觉得学不到东西。每天出来跑跑步,不但能挣到零花钱,还能见识不同的人,特别有意思。

他爱人烧得一手好菜,二十多年前帮古北一户美国高管人家带小孩,感情深厚。后来这家人调回美国,非让她也跟过去。当时她在那边的收入比起国内来算很高了。如今家里条件不比美国差,带大的孩子也都出息了,她也马上就要回国团聚了。

从住处到我的办公室,30分钟的车程,对漫长人生只是一瞬,但足以遇到又一个陌生人,听完又一段故事。

有时车主是个江西退休来沪的老爸,儿子复旦毕业娶了同校学医的上海姑娘,有了胖孙子,老伴过来带孩子,他闲来无事跑跑步;有时车主是个福建来沪做买卖的中年人,近几年房地产不景气,建材生意一落千丈,同行急于翻盘就深陷赌博的恶习,他更信天道酬勤,风里来雨里去再累心里踏实;有时车主是个风风火火走过

6月复工复产,有个好朋友请我去上海和平饭店观摩老年爵士乐队在爵士吧的复演,摇曳的烛光里,看到墙上海报写着“*As time goes by*”(时光飞逝),十分感动。疫情改变了一切。对所有人来说,日常生活的隐形压力就好像微生物一样,在常态的三餐一宿中漂浮着、作用着,不知道会不会在未来引发惊人的质变。日复一日的忍耐培植着不安,甚至令物理时间和我们的体感时间产生了巨大落差。这半年好像是极其漫长的,又好像过得极快。总缺少精确的词语,来描述这种复杂的对时间的感受。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了,会议的计划、出差的安排、家族节庆、婚丧嫁娶……新的秩序又被建立了起来,每日打卡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秩序会令人感到安心,就好像失序令人恐慌。殊不知,失序可能才是生活常态。我们热爱文学的人,无非是热爱以文学之名重新命名世界的权利,超越令人失望的日常生活,找到新的路径,探索命运演变的准确进程。

4月22日,英国企鹅兰登图书在官网刊登了Alice Vincent的专栏文章《为什么作家们也爱“动物森友会”》,很有意思。这是一篇将游戏与作家创作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我也在疫情期间沉迷游戏《动物森友会》,虽然我并没有仔细思

考过游戏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文章里说,“自从新冠病毒袭击世界以来,数百万人一直在通过给人带来



边看边聊

南闯过北的上海老阿姨;有时车主又是个辞去老家安逸的电力局工作,为爱来上海白手起家的东北小伙子……

我读书时曾在电视台实习,台里当时买了一套好莱坞老牌明星的纪录片,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每个明星一小时从生到死的传记片剪辑成三分钟,便于节目播放。无论多么波澜起伏、多么璀璨如花、多么穷困潦倒,最后都公平地用三分钟讲完。其实普通人的故事同样精彩,只是没机会讲。感谢互联网,让我听了一路传奇。

疫情中的游戏

张怡微

无限愉悦的动物森友会让自己忙得不亦乐乎。正如The To-Do List and Other Debacles的作者Amy Jones所说,我确实认为这个游戏和写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A Murder Most Unladylike系列的作者Robin Stevens说,“在我的书中,我对控制世界非常感兴趣。在谋杀悬疑小说发生的那种情节都经过作家非常严格的控制,只涉及对结果重要的人物和情节点,动森提供了同样的东西。”

我们会批评沉迷电子游戏的人过度依赖即时反馈,以至于对现实生活中缓慢、延迟的反馈失去耐心。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电子游戏给我们提供了心理学上的启发。人为什么可以在精神世界中重建热爱和信心,恰是因为游戏提供给我们标准的、有节奏的里程碑,帮助我们记录自己的成就。点点滴滴成就的建立,又能点燃新的斗志。人是多么依赖被鼓励啊,大部分人的意志力,都是经由鼓励一点一点续上的,而不是一鼓作气永远处在燃烧的巅峰。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够一步登天,获得快速的成功,不需要任何奖励。在游戏的世界里,经验的累积、危险的降临,都在严格的限制和控制中,不断引导我们忙碌、完成任务、获得奖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日常时间和游戏时间发生了交互,甚至产生了真切的情感依恋。

一个著名的关于《动物森友会》的故事,来自于一位叫做“LoLiel”的玩家,他偶然打开了闲置的游戏《动物森友会》,发现已经去世的妈妈“留下的痕迹”。“LoLiel”的信箱里满是礼物,这些礼物都是“LoLiel”的妈妈送的。妈妈在去世前之所以沉迷《动物森友会》,只因为她想在游戏中获得更多的东西来给儿子寄礼物。真实世界的妈妈的心意,带着时光流逝“*As time goes by*”的祝福,以“游戏”为媒介,焕发出时间和情感的强力,感染了很多人。

“妈妈”的礼物是动物森友会的规定设置。虽然“妈妈”是这个游戏中虚拟的不受玩家操纵的角色,但她寄来的礼物却非常温馨,许多都是手工制成。三个月来,我收到不少游戏里“妈妈”寄送的礼物,她常常说想念我。有时我会在游戏里戴上口罩跑来跑去,和朋友们打招呼,就像妈妈期待看到的那样,小时候那样。无形中,这也会提醒我在日常生活中给妈妈回赠礼物,累积情感交互的“小成就”。

接受机器对我们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的驯化,看似是大势所趋。疫情令我们逐渐习惯了线上会议、手机沟通,这不禁令人感叹人的适应能力如此强大。然而作为媒介的机器,不只有温馨和便利的面向。它的存在反而会一再提醒我们分离的现状和离别的往事。为什么作家们也爱《动物森友会》?我的答案是因为它提醒了我失去的简单快乐、简单友谊。它提醒了我“失去”的感伤和疫情培植的孤独。

察生涯,我始终秉持“忠诚、敬业、坚持、守望”的理念,与边检职业相伴相生,频频共振,最后平稳着陆,光荣退休。1988年6月,一个偶然,我与一位心仪姑娘相识,30多年的共同生活,有过快乐,有过艰难,有过眼泪,有过欢笑,时至今日,我和她彼此都觉得:“选择对方是这一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情”。1990年5月,一个冲动的想法,我开始做些投资理财,其间有过惊现、迷茫、苦闷,可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现在回头看,还是希望多亏于失望,这个历练过程,让我磨炼了心态,亦收获了喜悦。1983年元旦那天,我从《新民晚报》“夜光杯”上,读到一则短文:“请君从某月某日起记日记”,打那时起,每当夜幕降临,我便独坐于床头旁,写下那一句句、一行行肺腑之言。1984年初,“夜光杯”登出了我第一篇文稿,如今30多年过去,刊发的稿件有50余篇,在与他人分享的同时,也收获了欣慰和快乐。

在翻阅泛黄的日记本时,一幕幕往事随之而来。岁月无痕,当我搜寻记忆中原留下的痕迹,所走的每一步,所做的每一件事,所经历的每一段心路历程,再次拾起它时,心里总涌动着一些久违的感动。我想:一个人降临世上,其实就是来做人做事的,人靠自己做出来,事靠自己干出来,作为一个男人,理应顶天立地,不仅要养家糊口,遮风挡雨,物质生活之外,还要有精神生活。人的一辈子就是一场比赛,短的是驿站,长的是人生。回首往日,无怨无悔;面对余生,仍将践行。

回 望
许家福



鸢尾花 (剪纸) 奚小琴作

去年早春翻整院子时,本想把一株五年没挂果的桃树砍了,正巧邻居给了一根樱桃的枝条,说是可以嫁接,当年就能收获。于是上网查了视频,学着样子在桃树上开了口子,插上樱桃枝,用带子绑上。细细的,一副柔弱的样子。

看着整天埋头学习的孩子很是辛苦,于是鼓励她养树,将杀鱼留下的内脏埋在树下,时常去浇水,盛夏还搭了个黑色的遮阳网,说是秋天就能吃到自己种的纯天然、无污染的樱桃了,孩子也是很兴奋。经历了阳春、雨夏,

败的景象,樱桃枝条软软地耷拉在树梢,扫完落叶,找来锯子让孩子帮忙一起把桃树锯了。她说,还是浇水吧,说不定就活了。于是和她一起给院子透透地浇了水,干裂的土壤像饿极了的孩子一般,咕咚咕咚喝饱了水,板结的面孔展开了浅浅的笑容。

今年春节,低温接着冰雹,还连着半个月没下雨,本想去院子打理一番,可碰上新冠疫情,呆在家里不敢出去。想着就让它们自生自灭吧,特别是这棵桃树,本来就不想要了。三月抽空去了次院子,空荡的道路,满地的落叶,光秃的枝头,一副破

败的景象,樱桃枝条软软地耷拉在树梢,扫完落叶,找来锯子让孩子帮忙一起把桃树锯了。她说,还是浇水吧,说不定就活了。于是和她一起给院子透透地浇了水,干裂的土壤像饿极了的孩子一般,咕咚咕咚喝饱了水,板结的面孔展开了浅浅的笑容。

清明后,又和孩子去了院子,街上的人多了起来,树绿了,城市也展开了久违的欢快模样。在院子打扫时,她突然叫了起来,有小花,我上前仔细一看,樱桃枝头细细的叶子旁有几个米粒大的花骨

朵,樱桃要开花了。柔弱的樱桃枝经历了几个月的寒风苦雨,没人照料,不仅没有死,还开始孕育新的生命了,之前的那些日子虽然表面不堪,但它一定是在默默地积蓄营养,等待着新春的盛开。我和孩子给树又施了一遍肥,还透透地浇了水。半个月再去时,粉色的花开满了枝头,孩子开心地说,今年能吃上果子了。

生命就是这样顽强,虽然会有凄风苦雨,虽然会有破败凋零,但是只要坚持,生命就一定会给你惊喜,因为它深深地扎根在泥土中。

七夕会

养育

